

风物咏

# 海边精灵

刘洪

## 一群白鹭

早晨我走到逛荡河石桥,突然停下脚步:河东面的浅滩上,栖息着上百只白鹭。雪白的羽毛,细伶伶的身子,长颈、长足,美极了!衬着河滩的浅黄和河堤上的绿树,那一大片白鸟特别耀眼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如此多而密集白鹭。

河水很浅,很清澈。河的中央,一块不大的河滩裸露着,像是一只海龟浮出水面。白鹭很喜欢飞到“海龟”上,轻盈地落下,蹑手蹑脚地行走,似乎生怕踩疼“海龟”。那个小心样儿呀,让我不得想起热爱土地的老农,正在刚刚耙平了的菜田里轻手轻脚地播撒种子。

白鹭很警觉。桥上一旦有人走过,它们会舒展长翅飞起来,却不飞高,也不飞远,等那人走到桥头,脚步声远去了,它们再悠然落回小滩。无论是飞起还是降落,它们都像是在翩翩起舞。

白鹭的叫声很有趣,时而拖腔拉调的,像鹅叫;时而短促低沉,像鸭叫。其鸣叫很有感染力,一只白鹭叫了起来,马上会有很多白鹭跟着叫。可见在白鹭的世界里,共情并不太难。

白鹭性格调皮,喜欢你撞我一下,我啄你一下,闹归闹,却不伤和气,打不起恶仗。我非常奇怪,那么多白鹭拥挤在一起,为什么没有纠纷和打斗呢?

我盯着一只幼龄的白鹭飞向河中的小滩,飞着飞着,它改主意了,一扭身子,落在了小滩南面不远的水面上。可是,修长的双脚刚刚在透明的水皮上点了一下,就像是被烫了似的,又飞了起来。顿时,水面上泛起一圈圈水纹,像唱片旋转,清歌缭绕。

小鹭啊,莫非你是在特意为我展示美丽的舞姿吗?

另一只小小的白鹭飞上了碧绿的河堤,信步走着,一啄一啄的,难道草树间有小鱼在游动?

振翅欲飞,扇翅鸣叫,抖翅嬉戏,敛翅休憩……白鹭的一动一静都是那么好看。

北面入海口开始涨潮了。河水深情脉脉地向上游倒流。这时,一个黑胖的渔民,肩扛网具来到桥上,准备站在桥栏后面向河里撒网捕鱼。看见那群白鹭,他似乎觉得稀奇,身子伏在桥栏上,伸着牛脖子似的肥黑颈项,直勾勾地望着,一道惯于搜索鱼群的视线刺向鹭群。白鹭似乎被那目光吓住了,躁动着,轰然飞了起来,在河面上空呼啦啦地掠来掠去。

我感到惋惜,很快又惊讶起来:镜子似的河面清晰地倒映着白鹭的飞翔,好像不止百八十只,能有二百多只。“临水种桃知有意,一枝当作两枝看。”我想起丰子恺先生一幅漫画中的美好意趣。水若不清,岂有两枝?心若不静,即使千枝万枝也不会见到一枝;心若不净,则心心念念中只有摘桃吃桃,何谈看桃赏桃?

石桥西面的小广场上,几个老人正在曙色下跳着健美操,优美的舞曲配合着白鹭的飞翔,分外多情,别有深意。

## 一只小鸟

看见那只小鸟,我停下脚步,轻手轻脚地向它靠近。我不想捉它,只想试试它是否警觉。

我常在海滩上遇见这种鸟,但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鸟。它比麻雀好看,银灰色的羽毛干干净净,身形玲珑,腹部雪白,两腿橘黄色。

距它越来越近。它仍专注地在沙粒间啄着,小嘴上上下下,快得像运行中的缝纫机机针。它有翅膀,却不爱飞,特别喜欢奔跑,跑的时候,双腿溜轻,迈动很快,快得如同蜂鸟飞翔的双翅。

我距它不足一米了,它仍在啄食。其实,它应该早就发现了我在悄然逼近,但它就是不飞,即使小跑,也是冲着食物去的,不是为了躲避我。我想,这真是只勇敢的小鸟啊!

我很奇怪,鸟儿都是成双成对,或是一大家子成群成伙的,为

什么这里只有它一只呢?

突然,六七米远的一湾浅水对岸,两只海鸥惊飞起来。小鸟停了啄食,歪着小脑袋看了看天空,又转头看了看相距不到一米的我。我以为它也要跟着起飞,但是没有,它仍是小跑,跑得距我远些了,停下。先用尖尖的小嘴梳了梳下巴处的绒毛,又把头深深地埋下,给脖颈挠痒痒,继续啄食。

真是聪明的小鸟!它早就认识我了,知道我不会伤害它。它有一双识别善心的眼睛,有一颗很会辩证思维的心灵。它知道,杞人忧天式的害怕与避险,会耽误做事,会使快乐的一生蒙上不必要的阴影,何苦呢!

海滩秀美、温柔,阳光温暖、明亮,小鸟继续啄食,连鲜咸的小沙粒也会含在嘴里咂一咂。它不挑食,胃口极好。我想,心胸敞亮

才会有好胃口吧,奔跑起来才会那么轻盈灵巧。

突然,小鸟又开始小跑,越跑越快,嘿,竟然飞了起来。它贴着沙滩飞,只飞了几秒钟,便又落地,继续跑。一个浅水湾拦住了它的去路,它涉水而跑,踏着水皮跑。我惊得差点喊起来——它贴着水皮跑,竟然像在沙滩上一样跑得那样快,那样稳。莫非它会轻功?

我跟着它快步向东跑,我想知道它为什么突然跑得如此急切。答案很快有了:那湾浅水的东岸,有一大群一样的小鸟,灰翅,白肚,玲珑的身形和长长的腿。它们当中,肯定有那只小鸟的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姐姐……

扑啦啦,又有一群海鸥自作多情地惊飞,是从水湾的北岸被我惊飞的。而水湾东畔,风平浪静。小鸟融入了它的家庭。

## 入海口的梭鱼

傍晚,我在东郊一处河流入海口的浅水里蹚水前行,突然看见水面上漂浮着一条鱼,足有两三斤的样子:修长的身子,漆黑的脊背,尖尖的头部,有着闪闪亮亮的鱼鳞。

我认识它,那是一条梭鱼!它一动不动地漂浮着,莫非死了?不对呀,鱼死了应该肚皮朝上,可是这条大鱼肚皮在水下,分明是一条活鱼,为什么一动不动呢?

我屏住呼吸,一边悄悄地靠近,一边轻轻哈腰,伸出颤抖的双手试图捉它。触到它冰凉的鱼身时,那爽滑的鳞片让我顿时心跳加速。我双手猛地一使劲,掐住了鱼的腹部,呼啦一声将鱼托出水面。就在我抬高双臂要把它摔在水面的瞬间,它噗噜噜地扭动着身子,韧劲十足、劲头十足,轻松地摆脱我的双手,啪的一声跌回水面。

掉到海里的大鱼并没有远逃,还和先前一样漂浮在水面上,一动不动,似乎在等着我去捉它。难道它一点也不害怕人?

我再次伸着双手去捉它,它却提前扭动身子,蹦出了我的掌心,在水面划出一道白亮的弧形,像个优秀的跳水队员扎入水中,不见半朵水花,再没露出身影,完全消失了。

我怔怔着,分明听见它在消逝前留在半空的一串冷笑。我似乎明白了,我的两次捕捉,都是犹犹豫豫,慌慌张张,没有坚定地使出全身的力气啊。

海是梭鱼的老家,它为什么来到这淡水里呢?应该是为了产卵。比起深海,浅浅的河水比较温暖,产下的鱼卵更容易成活。

在这个入海口,每逢海上涨大潮,河水便随着潮水往上游倒流,数不清的梭鱼“逆流”入河,开始产卵。距入海口不远处有座桥,桥上经常有许多黑汉子,手持渔网撒向河中央。每次收网,都能网上数不清的梭鱼。“孕鱼”们在网里蹦跳着,似乎在哭泣。

鱼也是生灵,它们和人一样,在绝望的时候会痛哭。

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,有人来为河道清淤:先是在桥的北面距海口很近的河段上,动用铲车、推土机垒起一道高高的沙坝,挡住来自海上的潮水;然后在岸边开动抽水机,将河水抽干;最后为河道清淤、除垢。

那天上午九点半左右,我正在河北散步,发现渐近河底的残水出现了一个奇观:密密麻麻的梭鱼正在水里挣扎。估计突然断了潮水,进入大河的梭鱼仿佛失去了灵性,突然不会游泳了,像石

块似地直往水底沉落。但是梭鱼们不甘心沉沦,直上直下地蹿蹿跳跳、浮浮沉沉,大张着嘴。

鱼的喊叫人是听不见的,但是那天,我站在河的西坝上,分明听见了鱼的喊叫,无数梭鱼在徒劳的浮沉后翻了肚皮。

一部分能力超强的梭鱼游到那道高高的沙坝跟前了。海浪在大坝的另一面呼啸着、撞击着。每条鱼似乎都能听见大海的召唤,都觉得自己的得救近在咫尺,而得救,只有靠自己!

于是,大坝前的水面上,求生的梭鱼密密麻麻的,向坝上蹦起。每条蹦向高空的鱼身,都划着银白的弧线,既美丽又悲壮。但是,每条弧线的落点都不是沙坝的那一面,只是沙坝这一面的半途。

跌落的鱼接着再蹦!再跌!啪,啪,啪……每次跌落,那声音都像是村妇手里的棒槌敲打在湿漉漉的衣物上。每条梭鱼在第一次跌落时便已跌得浑身是血并凋零了许多的鳞片,但它们带着血红的身子又进行二度蹦跳。二次弧线的跌落点全都位于即将成功的坝顶,好样的,梭鱼们!

一位施工师傅迅速走上坝顶,将大坝掘开一道小口子,将蹦上坝顶的鱼推回大海。